

悠悠往事

我的传媒工作回顾

林珊 著



群言出版社
Qunyan Press

悠悠往事

我的传媒工作回顾

≡

林珊著

 群言出版社
Qunyan Press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悠悠往事：我的传媒工作回顾 / 林珊著. — 北京：群言出版社，2008.6

ISBN 978-7-80080-857-9

I. 悠… II. 林… III. ①林珊—回忆录②新闻工作—文化史—史料—中国—现代 IV. K825.42 G219.297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8) 第 075802 号

悠悠往事：我的传媒工作回顾

出版人 范 芳

责任编辑 樊 伟 陈 佳

出版发行 群言出版社(Qunyan Press)

地 址 北京市东城区东厂胡同北巷 1 号

邮政编码 100006

网 站 www.qypublish.com

电子信箱 qunyanchbs@126.com

总 编 办 010-65265404 65138815

编 辑 部 010-65276609 65262436

发 行 部 010-65263345 65220236

经 销 全国新华书店

读者服务 010-65220236 65265404 65263345

法律顾问 中济律师事务所

封面设计 徐 洁

制版印刷 北京燕泰美术制版印刷有限责任公司

版 次 2008 年 7 月第 1 版 第 1 次印刷

开 本 787 毫米 × 1092 毫米 1/16

印 张 11.5

ISBN 978-7-80080-857-9

定 价 38.00 元

[版权所有，侵权必究]

《悠悠往事》是林珊同志的一本自传，记录着她从出生到晚年的经历，主要表述了她从担任记者工作到从事传播学教育工作的经历。在我国往年，女记者就不多，女的传播学学者尤其是凤毛麟角。因此，林珊这本自传是很稀贵的，值得我们新闻界后来人重视。

我毕生从事新闻工作，曾在抗日战争时期，和林珊同在国民党统治地区中共领导的国际新闻社工作。新中国建国以后，同她也一直来往，了解到一些她奋斗的经历。在我们共同的许多前辈都已经去世的今天，我应林珊特约，勉力写作这本《悠悠往事》的读后；但是，我已经93岁，思考和评论能力有限；因此，我只能简单记下下列四点浅见，恭请《悠悠往事》的读者参考。

首先，我以为，新闻工作是政治性很强的工作，在民族民主革命的年代，只有那些有志于变革的人才认真从事新闻工作。早在抗战初期，青年林珊已经投身战地服务工作，同著名爱国青年领导人刘良模等一起活跃于东战场。1938年在她流动到桂林的时候，由文化界前辈胡愈之引荐参与国际新闻社，然后在范长江、孟秋江和黄药眠等指导下开始新闻工作。她作为一个知识青年，勇敢地接受了战时记者工作的考验，自强不息，积极进取，并有所成就。《悠悠往事》的这部分叙述是很有价值的。

其次，林珊一生由于坚持进步，得到过无数先进同志的帮助和鼓励。《悠悠往事》还充分记录了她和著名经济学家吴大琨携手一生，共同奋斗的往事。1939年，吴大琨同志代表上海各界人民率团慰劳新四军，

一度被国民党关押在上饶集中营；林珊为了营救他，只身奔走多年。当年许多爱国民主人士包括宋庆龄，都曾尽力支持林珊，给以多种协助，迫使集中营当局释放吴大琨。从此他们同心同德，从事革命工作，历经磨难与危险，还在国外活动多年。《悠悠往事》书中记述的不少英烈的故事，也令人感动。

第三、同我国许多知识分子的经历一样，林珊夫妇在新中国成立后的遭遇也十分坎坷。虽然满怀激情从国外归来，却被怀疑“里通外国”，多年经受审查，使林珊一家都处在逆境之中。林珊本人也因此长时间没有合意的工作。读者从《悠悠往事》的记述中，能够明显地了解一位爱国知识分子的赤子之心，虽身处逆境，却始终忠于人民，无怨无悔。

第四、直到改革开放的年代，林珊热爱新闻工作的心愿才充分实现，她开始外国新闻理论的研究，并致力于培育新一代的新闻工作者，还完成了不少新闻理论著作，赢得一些应得的荣誉。《悠悠往事》里关于这一部分的记述同样是十分可贵的。我以为作者如果当年还能结合国内的新闻工作进行改革的研究，取得成果，贡献必将更加珍贵。在改革开放年代，祖国迫切需要认真务实，积极探讨，勇于反思的新闻战士。

我爱读传记，这几年尤其爱读一些“两头真”文化人的传记，写过有所收获的笔记。读《悠悠往事》，我也有所感悟，谨记录如上。

于 友

2008年2月24日

作者前言



世纪之交，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出版了一本《传媒中的世纪女性》，我没有想到，自己竟能入选其中。因此，在拿到这本书时，既欣喜，也颇多感慨。

我是在抗日战争的炮火硝烟中走上革命道路的。那时，国难深重，民族危亡，亿万中华儿女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誓死抗击侵略者，无数爱国的仁人志士为此献出了宝贵的生命。在他们中间，有我的师长，也有我的挚友、战友：上海“职妇会”主席茅丽瑛，初中同学杨瑞年，国新社的同事、《文萃》三烈士之一的吴承德……

半个多世纪过去了，但悠悠往事，总在心头萦绕。

每当鲜花开遍原野的时候，我总禁不住会默默地吟唱一支当年的老歌：“五月的鲜花开遍了原野，鲜花掩盖着志士们的鲜血，为了挽救这垂危的民族，他们曾顽强地抗战不歇！……”

虽然自己一生的道路也不平坦，但只要想起那些牺牲了的同志，就会觉得这些坎坷又算得了什么？

我从事新闻工作，是从1940年1月参加国际新闻社（简称“国新社”）开始的。这是一座党领导下的、工作在解放区以外的新闻战斗堡垒。在这个革命的大家庭、大学校中，我得到了范长江、孟秋江、黄药眠……等许多老一辈新闻工作者的引领和帮助，是党的哺育，是战斗岁月的磨砺，才使自己成长为一名新闻战线上的记者、战士。

从那时起，为党的新闻工作而努力工作，就成为我毕生为之奋斗的崇高事业。

但是，作为一名平凡的新闻工作者，一名普通的共产党员，我的贡献是微不足道的。撰写这部回忆录，只是想把自己的传媒工作经历记述下来，留给后人，期望对丰富国新社的史料记载，对记述新中国新闻教育事业的发展，能够提供一些有益的帮助。当然，对于新一代从事传媒工作的年轻人，我更希望他们能够从中受到一些启迪、或是一丝激励。

生活在今天的人们是幸福的，而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更加任重道远。

还是那句老话：“落红不是无情物，化作春泥更护花。”虽然今天我已是90高龄的耄耋老人，仍然憧憬着祖国美好的未来，也期待着后来者代代拼搏不息，把我们的祖国建设得更加繁荣昌盛！

2008年3月8日

目 录



一、童年杂忆	1
出生与快乐的童年 (1) 母亲早逝 (4)	
可怜的阿姐 (5) 继母进家 (7)	
家庭一分为二 (9)	
二、投身抗日救国	11
救护抗日伤员 (11) 基督教青年会军人服务部 (13)	
武汉成家 (14) 巧遇二姐 (16) 大琨断臂之痛 (17)	
三、返回“孤岛”	19
被逐出家门 (19) 上海职业妇女俱乐部 (20)	
茅丽瑛的言传身教 (22)	
四、前往上饶	25
上饶营救 (25) 逆转桂林 (29)	
五、国际新闻社	31
党培养我当记者 (31) 练习起步 (32)	
抗日统战工作 (34)	
“骑马到南宁”——随军收复南宁的女记者 (35)	
记者兼战士 (38) 难忘的革命大家庭、大学校 (39)	
长江与秋江 (41) 别了，桂林 (43)	
六、茶业研究所	45
企山茶场编《茶业通讯》 (45)	
赴上饶集中营探监 (46)	
宝塔相会 (49) 大琨被保释出狱 (50)	

七、逃离魔窟	53
暂居建阳 (53) 逃离三战区与初识李约瑟博士 (54)	
大琨助美军炸毁日军广州机场 (55) 居家昆明 (58)	
迎接胜利 (60)	
八、情义无价	63
追忆吴承德 (63) 烈士就义 (66)	
九、凯旋返乡	69
我和《现代妇女》(69) 大琨赴美 (71)	
关于“贤妻良母”(73)	
十、远涉重洋	75
初抵西雅图 (75) 旅美生活 (77) 永久居留权 (79)	
美国的“新闻自由”(80)	
十一、离开美国	83
绕道欧洲 (83) 伦敦见闻 (84)	
移居剑桥与爱丁堡之行 (86)	
取得新中国护照 (88) 途经捷克和苏联 (89)	
十二、投入祖国怀抱	91
接受考验 (91) 山大风雨 (92)	
十三、跨入马列主义摇篮	97
编辑《新闻与出版》(97) 《国际新闻界》(99)	

十四、家庭花絮	101
姐妹重逢 (101) 家庭情义的转变 (102)	
十五、经受磨练	105
“反右斗争” (105) “四清”运动 (105)	
“文革”浩劫 (108) “五七干校” (109)	
“未名湖”畔 (111)	
十六、复校教书育人	113
西方新闻理论的探索与批判 (113)	
“学军”锻炼 (116) 编写工具书 (116)	
翻译出版《舆论学》 (117)	
建立国际新闻新秩序的斗争 (119)	
美国名记者研究 (120)	
十七、欧洲之行	123
访问联邦德国 (123) 西德新闻教育一瞥 (124)	
十八、桑榆晚情	129
实现夙愿 (129) 生命永远是奉献 (131)	
附录一：美国新闻传播学的教材《舆论学》 (133)	
附录二：建立国际新闻新秩序的斗争 (138)	
附录三：美国名记者研究 (149)	
(沃尔特·李普曼与约翰·里德) (150)	
后 记	167

一、童年杂忆

出生与快乐的童年

我的祖籍是浙江台州地区的温岭。长大以后听家里人说，祖父是个破落地主。在帝国主义侵略、军阀混战的年代里，由于吸食鸦片烟，娶妾，耗尽了家产。

我的父亲林大文，曾读私塾多年，以后娶了温岭城内一家杂货铺“老板”的女儿为妻。婚后由于家境窘迫，不得不外出谋生，从浙江温岑县辗转到了江西的九江。

我就出生在九江。1918年农历9月29日的早晨，我来到了人世间。母亲临产时并不顺利，那天瓢泼大雨已下了整整一夜，马路上积水很深。没有车马，没有轿子，接生婆只能淌着齐膝深的积水，由人搀扶着来到家里。

按当时的规矩男归男排行，女归女排行，而且男的排行有一定的辈分，如我的哥哥弟弟们都属“振”字辈，女的不列入其中，我在女孩中排行第三，给了个乳名“三妹”，大名叫珊梅，参加革命后改名为林珊。

在我前面，已有一个哥哥和两个姐姐。哥哥属老大，名振春。大姐名梅珠（妹姐的意思），三岁时因患小儿麻痹症落下后遗症右腿残疾；二姐筱梅（小妹的意思），参加革命后改名为林霄。

父亲读过私塾，到九江后不久便在地方法院找到一份相当不错的工作：当一名“书记员”。由于有了稳定的收入，家境逐渐好转。加上父亲工作勤奋，后来逐步升到了刑庭“推事”。

母亲家原是开小杂货铺的，经济也不宽裕，所以她很懂得勤俭节约，从不挥霍浪费，平日布衣素食，信佛，总是在祈求菩萨保佑。



我的父亲林大文

由于子女多了，父亲为减轻母亲的家务负担，找了一个保姆。这个被称为“纪娘”的保姆，在我儿时的记忆里，留下了很深很深的印象。

“纪娘”是当地人，满口江西口音，约四十来岁，没缠小脚，为人勤奋和葛，常和我们戏耍、闹着玩。

“伍什里喂？”（干什么呀）我常学着江西话问她。淘起气来，我还喊她“老纪娘婆子！”喊完了，撒腿就跑。

纪娘不生气，嘻笑地追着我喊：“三妹子黑又黑，涂了三斤豆粉还是猪肝色！”

说我长的黑，我可不干了，噘起小嘴用手使劲儿打纪娘，可纪娘还是不生气。

已经将近九十年过去了，“纪娘”的疼爱，始终留在我幼时的美好记忆中，至今还在想念她！

与许多孩子一样，我的童年是比较幸福的，尽管母亲主持这一大家子，要操心的事很多，但我们的冷暖总放在她的心头，更何况还有那和蔼可亲的“纪娘”相伴。

大约在我三岁以后，父亲从九江调到了江苏苏州的高等法院，职位升了，工资也增了，对于当时的一般人家来说，经济上已算是十分宽裕了。

刚到苏州，正遇上仓米巷一个破落地主廉价出租一座自用的花园——“半园”，父亲便把它租下了。我清楚地记得“半园”的景象：满园的花果树，每年春秋两季，杏树和柿子树都挂果很多。可惜的是，我们只能看景色、闻香味，但不允许采摘。果熟时房东自会派人抬着大筐来采集。此外，“半园”里还有江南式庭台楼阁建筑，有假山石船，好玩极了。

据《姑苏志》记载，“半园”属苏州的私有园林，有“南半园”与“北半园”之分，“南半园”带有住宅，“北半园”纯属园林，不带住宅。我们租住的是“南半园”。

我母亲在“半园”又生了一个妹妹——四妹名忆梅（后改名林园）和一个弟弟名振钊。

“半园”，是我儿时的天堂。这里的环境实在太好了，鸟语花香，玩耍的地方宽敞极了。女孩子天生喜爱唱唱跳跳，我和二姐俩自编自演地在庭院里演唱“天女散花”、“葡萄仙子”等等，节假日还邀请父母亲、阿姐（大姐）和“纪



1924年全家人在苏州租住的“半园”合影

娘”坐在庭院前观看我们表演，引来她们阵阵的笑声。

平生最淘气的事也发生在“半园”。当时大厅的长桌上泡着两瓶“杨梅酒”，爸爸晚饭后有时酌上一小杯，偶尔有贵客光临，大人也斟一小盅，都盛赞：“好酒，好酒。”

“准是很好喝的水！”我和二姐都看在眼里。

一天午后，家人都忙别的事去了，大厅里没人，我和二姐就爬上长桌偷酒喝。酒，到底是什么东西，我们不懂，但尝了一口，感觉还真是不错，味道是甜的，还有一股杨梅的香味。由于是泡了较长时间的陈酒，酒味虽不太浓，但酒性毕竟是烈的。

我和二姐开始逞能了，你一口，我一口，比谁喝的多，结果没一会儿，就都晕了。两个人东倒西歪地躺在了椅子上。

“不得了了！”“纪娘”第一个发现我们醉倒了，赶快喊来母亲。她们解开我们的辫子，将我们的头发浸在水盆中。情急之下，她们认为这是解酒的最好

办法。

这次的祸闯得不小，母亲虽没大声责备，但有点担惊受怕，父亲则在事后训斥了我们一顿。

“半园”给我的童年添了很多乐趣，这些乐趣是我最美好的回忆。

解放以后，我在重访苏州时，还特地去探寻“半园”的旧址，可惜的是，这座我儿时的“天堂”早已面目全非了。

母亲早逝

苏州的“半园”留给了我的童年以开心，也把伤心留给了我。

1925年，当我即将上小学时，母亲病了。

开始时，母亲只是嘴角上长了个小疖子，却由于缺乏卫生知识，常用不干净的手去摸摸挠挠，感染了细菌。小疖子越长越大，抹点碘酒已不管用，最后半边脸都肿了起来。母亲是虔诚的佛教徒，整日拜佛，相信菩萨能够保佑她。父亲见状不好，送母亲到当时苏州唯一的西医医院——天赐庄医院。经诊断，母亲患了疔疮。疔是毒性很大的，青霉素可治，可惜当时还无此药，只能眼睁睁地任毒素进入血液，最终夺走了母亲的生命。

母亲走了，爸爸和懂事的阿姐都很伤心，并且因母亲信佛，请来了和尚为母亲超度。当时，我虚岁才8岁，不仅不知伤心，反而感觉当时家里挺热闹。



我的母亲

母亲走后，“纪娘”不再和我们戏耍了，她认真地帮助阿姐照顾好弟妹们的生活。家里笼罩着一片凄凉的气氛。

父亲择期带着我和二姐，从水路把母亲的灵柩经温州运回温岭。

坐船远行，都是我和二姐没有经历过的事，我觉得像是出门旅游一般，说不出有多兴奋。一路上遇到点风浪，难不倒我们小孩子，反而感到新鲜与好奇。

船到温州，我们都上岸了。

20世纪20年代的温州，还比不上如今农村的一个小镇，与苏州县城更不能相比。希奇

的是猪不入圈，像狗一样满街乱跑。我长到7岁还没见过猪，好奇心使我当众惊叫起来：“这里的狗怎么是这个样子的？”顿时引得周围的人哈哈大笑起来，真是大出洋相。一天以后，我们就乘车回到了祖籍温岭。

温岭给我的印象是县城很小。爷爷的住宅名“花苑里”，父亲领我和二姐先见过爷爷和娘娘（祖母的称呼），当时爷爷正躺在坑上吸着一根粗粗的烟管，后来有人告诉我这就是鸦片烟枪。

我们就在“花苑里”住下，父亲与一些人忙着母亲落葬的事。我和二姐无事就去街上乱逛，曾去拜访过外公，见过外公的小杂货铺，但印象并不深刻。

等母亲落葬的事办妥，我们按传统旧俗披麻戴孝到母亲的坟前磕头。祭祀仪式以后，便随父亲匆匆返回苏州了。

可怜的阿姐

母亲走了，父亲照旧要上班。

家里的老大是大哥振春，他整天不务正业。不正经读书，占了堆柴的屋子养鸽子玩，父亲恨铁不成钢，常狠狠地打他。

家里唯一的台柱子就是阿姐。我们这群“小萝卜头”都不懂事。虽然阿姐当时也不过12岁，却把操持家务和照顾弟妹的担子全放在了自己的肩上。

阿姐腿残，可是她真懂事。

晚上，她把小弟安排在自己的身旁睡觉，闹了，哄着他；冷了，把被子帮他盖好。

我和四妹睡一张床，合盖一床被子，你抓我挠地闹着玩，玩累了才睡觉。

母亲去世，治病和丧葬花了很多钱，“半园”的租金虽然不很高，但必竟也是一笔较大的开销。我们不得不搬家了。不久我们就从仓米巷搬到了金狮巷。

金狮巷的家，也是一座传统式的苏州住宅。大门口有一门厅，摆着两条长板凳，来客可歇脚。整个宅第并不大，分为二进，前面一进有两个厅和一个书房。后面一进有两间卧室，各进都有一个小天井。还有一个楼梯通上二楼，楼上在前后两进各有住房二间。振春住在前面一进的楼上，父亲住在我们几个姊妹占有的卧室楼上，也就是第二进的二楼。

移居金狮巷后我开始上小学了，和二姐一样，读的也是苏州实验小学。

苏州实验小学是一座十分完备的学校。地处“三元坊”，面对苏州中学高中部，北邻苏州美术学院，学习气氛很浓。

校长施仁夫，精练的小个子，教学上要求严格，治学别具一格。小学里有一个学生自治组织——“三尚市”（崇尚自由、平等、博爱），被称为“市长”的叫吴大琨。这种组织在当时的小学校里实属少有，常举行演说比赛和歌舞演出，使我们的学习生活丰富多彩。

我爱歌舞，常被选上台演出。

有一次，教师挑选我和另一位同学在全校演出“龙虎斗”。但演出的服装是要自己花钱定制的。

“我演‘龙虎斗’中的龙，教师说要交服装费3块大洋。”回家吃午饭时我就向阿姐要钱。

“什么？3元钱可买一担米，你知道吗？”不当家不知柴米贵，我们怎么会体谅阿姐的难处。

“那我就不吃饭了。”我嘟囔一声，放下碗转身就走。

看我这样任性，阿姐气得把三块银元掷到了地板上。我赶忙拾起就去吃饭。

跳舞衣，是一件绿色乔其纱精制的，但并不实用，只能压箱底。这件事以后，在我的心里始终对阿姐存有一份愧疚。

阿姐心灵手巧，为了节省开支，我们姐弟四人的头发长了由她理，衣服鞋子由她缝制，整日为我们忙碌。

因右腿残，足不出户。父亲为她请来家庭教师，教她识字读书，她自己也用心学习，不仅语文、数学都能为我们这帮小学生辅导，古文也有一定的基础。闲时以阅读《红楼梦》、《西游记》、《水浒》等中国名著排解时光。她能把书中的故事讲得栩栩如生。

在我记忆中永远抹不掉的是阿姐婚姻中的一段经历。

大约在我12岁左右的时候，大哥带了一个同学到家里，这个青年人长得眉清目秀，名字叫××。他可不像大哥那样不正经学习，给我的印象是有志气、有抱负的人，只是家境贫寒。

他找我父亲交谈多次，想请求父亲资助他读大学。经过再三考虑，父亲提出了一个条件：与阿姐订婚。

这个青年人也反覆思考了一些日子，最终迫于求学的渴望，无奈又违心地答应了我父亲的条件。

不久，他考入了上海的一所大学。每年寒暑假回苏州时，常来我家转转。但是，他和阿姐之间没有书信往来，也没见他进过阿姐的房间，只是路经阿姐的窗前时，相互打个招呼，有时也给坐在窗前的阿姐几本书刊。

在他给阿姐的书刊中，有一本名字为《雏》（即“小鸟”的意思）的刊物。内容多是小说、故事、散文一类的，几名编辑者中有他的名字。



1934年初中毕业

凡是他给的书刊，阿姐都认真地阅读。

有一期《雏》激动了阿姐，我看见她边看边悄悄地抹眼泪。原来是××以一篇小说的形式，十分伤感地描述了自己的无奈的订婚过程。

阿姐从小说中意识到了由于自己的缺陷给别人的内心所造成痛苦，善良的阿姐当然是不乐意的。于是，她毅然要求父亲解除了与××的婚配约定。

阿姐吞下了泪水，把痛楚埋在了心底。她认命了，从此终身未嫁。

阿姐继续为我们姐弟四人以及我们四人的下一代默默地服务下去。特别是父亲娶了继母与我们分居以后，我们每月只能按父亲的定额拨款过日子，阿姐必须精打细算，生活的担子也越来越重。

阿姐为我们辛勤操劳了一辈子，我们对她的感激之情珍藏在无尽的记忆之中。

继母进家

大约是母亲走了两年以后，许多人关心父亲的生活，家乡温岭的亲友们，纷纷奔走说媒。终于有一天，父亲赴温岭续弦，把继母带回到苏州来了。

我当时还不怎么懂事，平日凡事有阿姐照顾，“纪娘”也把我们的饮食安